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五

定五年
盡九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無夏

歸粟于蔡

蔡為楚所圍飢
乏故魯歸之粟

疏

註蔡為至之粟。正義曰公羊傳曰孰歸之諸

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
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為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
周亟矜無資自解會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
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

疏

註於發聲也。正義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

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
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
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傳無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

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也。亟。紀力反注同。越入吳

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行下孟反下相

子行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

璆璠美玉君所佩。璆本又作璆。音餘璠音煩又方煩反。璆璠斂。璆璠之寶玉璆璠是。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

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也。亟。紀力反注同。越入吳

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行下孟反下相

子行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

璆璠美玉君所佩。璆本又作璆。音餘璠音煩又方煩反。璆璠斂。璆璠之寶玉璆璠是。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璆璠斂。

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二萬七千五百人。乘繩證反注同。子蒲

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

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沂皆楚地。沂魚依反。吳人獲

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反。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

卒卒。卒。子忽反。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

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谿

秀方反。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

師居麋麋地名。麋九倫反下同。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

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

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

暴步卜反。以歆舊禮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歆許金反。豈憚林火之焚之

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谿楚地名。吳師

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廩罷能闔廩能請先遂逃

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闔音因與音餘又作與羊汝反罷音

皮復扶。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

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舒涉反從如字又

才用反。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乙亥陽虎囚季

栢子及公公又文伯文伯季栢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公公父

甫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

○貌二角反一音弥小反已丑盟相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

寅大詛逐公父歆及秦端皆奔齊歆即文伯也秦端平子姑

楚子入于郢吳師初

鬪辛聞吳父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

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兵爭於楚必有亂有亂

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

其帑江夏竟陵縣有曰水出聊岳山西南入漢。藍尹豐涉

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

鬪羊王孫由于王孫圉結建鬪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土子西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

遂逃賞王曼成

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遠于萬反妻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

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為王車服立疏

反七言

大...

王之至脾洩。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天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偽為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

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疏問高厚焉弗知。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麋城高厚幾何由

于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不能如辭。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人之語

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城不知高

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

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

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

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袒音但。疏。城不至何知。正義曰王肅斷

小大何知為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免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免引傳為文。小大上屬於魚。注蓋與張同。晉士鞅圍鮮虞報

觀虎之役也二年對虜。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游速人。叔子。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無傳。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

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其非罪。犁力片反。又力之反。冬城中城無傳。

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為于偽反。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

無傳何忘不言何闕文。鄭音運。疏季孫至圍鄭。正義曰鄭是魯邑。輒曰圍之必是鄭邑。坊

也。二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為而。叛明年齊人歸鄭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晉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

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靡周地也。因鄭人以作。鄭為

之伐晉靡。政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庄不書。歸之晉。為于為反。往同。詹丁。其反。翻音篇。疏討鄭之伐

義曰。下注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而此獨云。晉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晉靡。略言之也。但鄭

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為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遷陽

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

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

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

鼎。衛文公之鼎。義曰。入其國。即非成之。昭兆。龜。疏。尤人至非禮。正

也。追伐其師。亦非也。尤其非。而復效之。為非禮也。下云。效小

人以棄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知此。出入衛

門。是陽虎之計。非曾公使然。尤人謂尤。陽虎也。文之至昭

兆。正義曰。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杜依用之。蓋衛

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成之。昭兆。成公定之。輦

鑑。輦。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苟可

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

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質魯百致注同。此羣臣之

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也。蒙覆。無乃不可

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大音泰。姒音似。唯周公康叔為相

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夫將多陽

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夏季栢子如晉獻鄭俘也此春秋取臣之陽虎

強使子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

報晉夫人之聘。強其疏陽虎至之幣。正義曰聘禮者

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

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

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唯言報夫人者栢子如晉獻鄭俘

即亦報聘晉也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

三桓又欲求類於晉既使栢子報聘晉君又別

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晉人兼享

之賤魯故不復而設禮明經疏注我魯全備書。正義

所以不備書。復扶又反疏曰若栢子特為獻鄭俘

子專為報聘則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

禮各待一客今乃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宿與介然以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

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

古然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是經不備書而必

行焉事雖各有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栢子

獻俘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

此春秋取臣之

虎欲困辱三桓并求

正義曰聘禮者

聘用璋享用琮聘君

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栢子如晉獻鄭俘

即亦報聘晉也

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

但陽虎欲困辱

三桓而重晉禮也

正義曰我魯全備書

栢子特為獻鄭俘

亦當兩設享

禮各待一客今乃

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宿與介然以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

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

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曰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令

行焉事雖各有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栢子

獻鄭俘也

陽虎至之幣

正義曰聘禮者

聘用璋享用琮聘君

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栢子如晉獻鄭俘

即亦報聘晉也

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

但陽虎欲困辱

三桓而重晉禮也

正義曰我魯全備書

栢子特為獻鄭俘

亦當兩設享

禮各待一客今乃

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宿與介然以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

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

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曰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令

行焉事雖各有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栢子

陽虎

虎欲困辱三桓并求

正義曰聘禮者

聘用璋享用琮聘君

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栢子如晉獻鄭俘

即亦報聘晉也

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

但陽虎欲困辱

三桓而重晉禮也

正義曰我魯全備書

栢子特為獻鄭俘

亦當兩設享

禮各待一客今乃

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宿與介然以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

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

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曰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令

行焉事雖各有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栢子

夏季栢子如晉獻鄭俘也

強使子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疏陽虎至之幣正義曰聘禮者

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

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

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唯言報夫人者栢子如晉獻鄭俘

即亦報聘晉也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

三桓又欲求類於晉既使栢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

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晉人兼享

之賤魯故不復而設禮明經疏注我魯全備書正義

所以不備書復扶又反疏曰若栢子特為獻鄭俘

子專為報聘則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

禮各待一客今乃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宿與介然以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

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

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曰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令

行焉事雖各有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栢子

獻鄭俘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

陽虎

虎欲困辱三桓并求

正義曰聘禮者

聘用璋享用琮聘君

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

栢子如晉獻鄭俘

即亦報聘晉也

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

但陽虎欲困辱

三桓而重晉禮也

正義曰我魯全備書

栢子特為獻鄭俘

亦當兩設享

禮各待一客今乃

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宿與介然以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傳言此

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

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曰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令

行焉事雖各有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栢子

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豐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許之辭因此言以入晉

令晉素知之。豐許斬反。為之于偽反。力呈反。疏注欲令至知之。正義曰本意不為陽虎請官欲令晉人

知陽虎終必逃走強設請之辭因此言辭。四月己丑以取入晉之意欲令晉人素知陽虎之必逃。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大差兄舟師水戰。纍力迫反。又力軌。

反夫音扶。差初佳反。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惟也悲反。本又作惟亦如。

字帥所類反。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

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揚師陸軍。義曰上云舟師水戰。此言陸師陸軍。南人謂陸為陵。此時猶然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陸小大之異名耳。

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

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郡音若。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周儋翻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

關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見賢遍反。下文見瀾并。

注同為于偽反下同。六月晉闞沒成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猶

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

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與

公言告之。使所史反。憾戶暗反。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

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

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說音悅難乃

且反下 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

繇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 楊木名飲於楨反 陳

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

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 知范氏必怨將 然子死晉

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以其為國死 范獻子言

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

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獻子怒祁

所以稱行人疆居良反 陽虎又盟公及三相於

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傳言二相

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亳步各 冬十一月天王處

于姑猶 姑猶周地音由舊反 辟僭翩之亂也 為明年單

音善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

盟于鹹 鹹衛地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

衛 稱行人非使 齊侯盟于沙 結叛晉也

西鄙 夏國 九月 無傳 疏 註過也正義曰案

者杜以春秋言 齊國夏帥師伐我

如賈之所言 齊國夏帥師伐我

二十五五年上 齊國夏帥師伐我

傳言旱甚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

有非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

有旱 齊國夏帥師伐我

有旱 齊國夏帥師伐我

未應合雲故 ○冬十一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二於齊

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中丁仲反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相公文

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僖翩共為 ○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微 衛侯欲叛晉厲也○復扶又反 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

結以侵我欲以齊師 齊侯從之乃盟于瑱瑱即

為明年涉沓後衛侯手起 ○瑱素果反沓徒何反按子對反 齊國夏伐我齊叛 陽

虎御季栢子八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子孟氏家

陽○斂力檢反又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

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

死而女也○女 疏處父至必死○止義曰齊人設伏待

禍而欲夜掩齊師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 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

二子季孟○苦始占反難乃旦反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

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 疏不待有司○正義曰言不

殺女也虎見二子以此此言懼之乃還不敗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

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 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

于王城已巳十二月五日 疏註已巳至無月○正義曰此

杜自以長歷校之已已為十二月五日 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 而

已為十二月五日

已為十二月五日

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

齊無傳○二月公侵齊志未得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

○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疏**註四年盟臯臯○正義曰露以昭二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臯臯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臯臯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會逆會

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臯臯○柳力久反木或作柳○晉士鞅帥師

侵鄭遂侵衛兩事故○葬曹靖公無傳○**疏**靖公○正義曰

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疏**懷公○正義曰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從祀先

公從順也先公變公也將正二公○**疏**註從順至先

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王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在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相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相○盜

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身石之贖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

疏 註盜謂至繁弱。正義曰傳言陽虎取金玉

謂謂陽虎也陽虎者魯之陽虎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

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

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

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談左

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

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

有先王分器繆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攻其士

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為

編重故以為異強。鈞音 疏 註顏高至異強。正義曰漢

均稱尺證反強其文反 善律歷志云量者合升斗

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惟者銖

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由

此而音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為合兩之為兩則合重一

兩斗重十兩斗重百兩兩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

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

通雅黃音

疏

註盜謂至繁弱。正義曰傳言陽虎取金玉

謂謂陽虎也陽虎者魯之陽虎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

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

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

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談左

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

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

有先王分器繆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攻其士

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為

編重故以為異強。鈞音 疏 註顏高至異強。正義曰漢

均稱尺證反強其文反 善律歷志云量者合升斗

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惟者銖

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由

此而音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為合兩之為兩則合重一

兩斗重十兩斗重百兩兩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

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

通雅黃音

疏

註盜謂至繁弱。正義曰傳言陽虎取金玉

謂謂陽虎也陽虎者魯之陽虎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

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

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

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談左

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

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

有先王分器繆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攻其士

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為

編重故以為異強。鈞音 疏 註顏高至異強。正義曰漢

均稱尺證反強其文反 善律歷志云量者合升斗

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惟者銖

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由

此而音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為合兩之為兩則合重一

兩斗重十兩斗重百兩兩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

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

通雅黃音

疏

註盜謂至繁弱。正義曰傳言陽虎取金玉

謂謂陽虎也陽虎者魯之陽虎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

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

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

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談左

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

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

有先王分器繆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攻其士

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為

編重故以為異強。鈞音 疏 註顏高至異強。正義曰漢

均稱尺證反強其文反 善律歷志云量者合升斗

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惟者銖

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由

此而音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為合兩之為兩則合重一

兩斗重十兩斗重百兩兩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

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

通雅黃音

疏

註盜謂至繁弱。正義曰傳言陽虎取金玉

謂謂陽虎也陽虎者魯之陽虎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將

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書經

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

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談左

氏者皆以為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

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制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

有先王分器繆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攻其士

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為

編重故以為異強。鈞音 疏 註顏高至異強。正義曰漢

均稱尺證反強其文反 善律歷志云量者合升斗

斛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惟者銖

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 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由

此而音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為合兩之為兩則合重一

兩斗重十兩斗重百兩兩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

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

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

後為毀傳言魯無軍政呼○二月己丑單子伐穀

城劉子伐儀栗討儀栗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

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孟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

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

晉執樂祁在六年○好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呼報反使所吏反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

代子溷樂祁子○溷侯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

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

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大音士鞅曰宋必叛

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

晉張本大心如○公為齊攻廩丘之郭郭郭也○稟力主

人林焚衝衝戰車○衝昌容○以說或濡馬褐以救之

馬褐馬衣○濡人文作輻云陷陣車也

遂毀之毀主人出師奔攻郭人少

疏主人出師奔○正義曰賈逵以為主人出師奔

助之先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刘炫云杜亦不勝舊

杜必異於賈以為後師奔走往物之者若如賈言嘗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公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稟丘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之人是賈言非也

必敗楊州之役猛先歸之言若在此必復敗。復扶又反。**猛逐之顧而無繼**

偽顛逐稟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客苦百反。**苦越**

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苦夷。苦我占反。**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僑其驕反。**夏齊國夏高張伐**

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

入竟。竟音境。疏。注救不至入竟。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殺已去魯地晉師未入魯竟不成為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疋是衛地公往衛地會晉師是其未入竟也**公會**

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

鴈魯則同之令始知執羔之尊也卿疏。正義曰禮卿執羔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行戶郎反。**疏**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禮大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鞅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傳言於是始尚羔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執難知先儒各以意說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鴈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討命高下妄稱禮乎傳言始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爵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若改僭從禮得名為尚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六佾也以尚言之足知魯卿執鴈非皮帛矣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為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

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
是則皆明文而用肺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
禮羔鴈皆云飾之以布而由禮云飾羔鴈者以績鄭玄云此
為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
文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唯山而已其執不為異
也傳文之申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
鴈此是當時之得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執
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
為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
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僖二十九年傳
曰在禮鄉不魯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敵
公史略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禁林伐鄭杜云趙盾
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
不敵公略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
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為
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
規杜氏 ○晉師將盟衛侯于鄭澤自瓦還就衛地
非也 ○市轉反本亦作專音同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
衛

晉屬齊簡子意欲權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
衛

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治牛耳上次盟者衛侯疏註

禮至故請正義曰盟用牛耳甲冑執之尊者治之請執牛
耳請治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

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尸明盟者執之舉七年傳曰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辨盟具宜執牛耳哀十

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季羔曰鄭衍之役吳公子如晉發陽之役衛石彘武

伯曰然則誰也鄭衍吳為盟主不知國者當今小國執牛耳
而日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為小蒙則齊魯二國

齊為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治之以王次同盟者今
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官牛耳故請晉大夫使

執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
比晉縣不

得從諸侯禮焉於慶反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按齊也
血至疏

○軟所治反按子對反挽烏喚反擠疏註按齊也○正義

子計反音子禮反說文云排也疏曰說文云推排也

排擠也按是推排之意故為擠也昭十
三年傳言齊于溝壑謂彼推入坑也 衛侯怒王孫賈

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

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

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

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呼也。詬呼且反語魚據反且曰寡人

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

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晉。質。晉。質。及下同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率臣之子

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

國人國人。魏息列反從才用反下說從第下從者同難乃旦反激古狄反公以告大夫乃皆

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

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

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

遂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鞅會成相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相公周卿士不書監

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季寤季相子之弟寤五故反公鉏

極公彌曾孫相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狃女九反皆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

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去起呂氏更音庚舊古孟反下皆同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子孟氏陽虎目代懿子冬

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順祀取媚辛卯禘于

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以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禘大計反疏

禘于僖公。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為順祀而禘工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為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太廟今就僖廟為禘者順祀之義也

退俎升闕懼於禘之神故於禘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備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且上從太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祀之當時所為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

于襄公義亦然也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

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圃布五反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先癸悉薦反

陽虎前驅林楚御相子虞人以鉞盾夾

之陽越斃越陽虎從弟。鉞盾皮反消食允反又音允夾古洽反斃丁見反將如蒲

圃相子咋謂林楚咋暫也。咋詐反曰而先皆季氏之

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難乃且反下同疏

而先至繼之。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為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對曰

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對曰

臣聞命後後猶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

死死無益於主相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

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相子曰

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

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為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

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射食亦陽越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

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

弗勝又戰于棘下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

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

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疏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炫云陽虎召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為召死季孫得脫必大喜魯人

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公斂陽請追之子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

相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

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編也編告廟飲酒示無懼言辨音編注編

評其反

聲○嘻

大
一
六
十
六

火
六
十
五

五

同舍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鄭

駟歆嗣子大叔為政歆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鄭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

無傳四年盟臯 馳○萬勅邁反 疏註四年盟臯馳○正義曰萬以昭二十

未告公而公。得寶玉大弓弓王國之分器得之足以

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 疏義曰謚法

博聞多。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

告。疏註五氏至次告○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

盟主直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

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又

魯與晉親故取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 秦伯卒無傳不

以為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同。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樂向或曾孫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

之尸樂向或曾孫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

鍾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 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

何故舍鍾已子明也 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

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

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 鄭駟歆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

竹簡故言竹刑疏註鄧析至竹刑。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令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

其若命遺是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敬用其刑書則其

法可取殺之不為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君為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敬不務免之耳

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

棄其邪可也九猶益也棄不責其邪疏君子至可也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

疏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

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人當

議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國却是不能者

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為不忠也國之

臣民誠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取其善而棄其邪惡可靜也

也雖知其邪當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孝為善能也靜

定九

女之二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婦人女二二章之詩

女變記事規誨之所執。疏詩邶至所執。正義曰邶風

彤管冬反此音佩說音悅。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無道

夫人無德衛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焉非無德之夫人

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一章云靜

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

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

善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二二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

之常口無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詩

者止為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

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略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駟馬廷干旌就
賢者諮國事焉云子子干旌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四之
彼旒者子何以界之子子干旌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
之彼旒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其末句云彼旒者子何以告之旒順貌也賢者見其好
善美其共順言已寡知復何以告之自恨無可告一明其無
所吝惜本錄于旌之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彼二詩
皆以一善見采而卻折不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詩以證
也然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
此○帝方味反召音
部注同麥昨未反
疏
詩云至所茇
正義曰詩召南也
蔽芾甘棠杜也
草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
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
樹也勿得剪削之勿得斫伐
之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
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然嗣大

定九

叔為政鄭
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祇為
名故歸之○祇音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物之
成器可為人用

者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
獲○麟木又作麟呂辛反俘芳夫反

疏

凡獲至曰獲○正義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為人用凡獲
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為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

於物焉謂之為獲劉炫以為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為器
之物謂之為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為非今知不然者
案春秋書獲唯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為器物除囚俘之外唯
有獲麟麟為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為器物除囚俘之外唯
以麟皮亦堪為器
而規杜氏非也
六月伐陽關
討陽
陽虎使焚萊

門

陽關邑門
萊音來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

魯曰三加必取之

三加兵
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

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
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

大
方
一
下
五

公
疏
五
五

齊
侯

魯

立之至今七十四歲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

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

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

東。乃囚諸

西部。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

定九

也欲絕這者。○鐵。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

○疏。注葱靈輜車名。○正義曰。說文

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賈逵

以觀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為靈子。其內容人

即故得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

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疏。注為衛討也。○正義曰。性年衛侯叛晉。叛晉

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疏。注為衛討也。○正義曰。性年衛侯叛晉。叛晉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疏。注為衛討也。○正義曰。性年衛侯叛晉。叛晉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疏。注為衛討也。○正義曰。性年衛侯叛晉。叛晉

卿相之女。○娶七。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疏。注為衛討也。○正義曰。性年衛侯叛晉。叛晉

登○樂如字
又五孝反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

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讓以讓之下入
下書從弥言左行弥書與王猛息戰訖共猛曰我

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

乃黨反嚮
難乃曰反
猛笑曰五岳從子如驂之斬斬車中馬也猛

已從書如驂馬之隨斬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也○驂七南

反驂馬也斬居觀反本或作如驂之有斬非也爭爭鬪之爭

又如
字
疏如驂之斬○正義曰詩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鄭

馬謂之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駮首差退說文云斬當膺

也則斬是當膺之皮也駮馬之首當服馬之膺膺上有斬故

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斬杜言斬車中馬也言斬是

中馬之駕具故以斬表馬詩云駮驂是也駮驂是駮是各

服馬為
中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榮陽有中牟

反疏註今榮陽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

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

杜言今榮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為

榮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迴遠

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

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交五年趙獻侯治中

圖中牟論語佛肘為中牟字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

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

贊者不知其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首義云臣贊案河南中牟

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州分晉則為魏之邦土趙界自

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
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其言河南中牟非此
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
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

定九

往助下過之龜焦衛至五民道過中卒與晉故卜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

乃過中卒中卒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卒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

郭書褚中呂反疏註滅謂至郭書正義曰杜見傳言帥所類反注同

夷儀乃齊侯親兵所處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社何知帥請

東郭書君東郭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哲憤而衣狸製

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為帥被晉之敗何故若以

為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古城而驕也帥又

賤文既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夷儀其帥則克城之帥上

古城之事郭書先登始知郭書為帥身先士卒也僖二十二年

晉侯親自敗狄而知缺為將成十六年楚子觀戰鄢陵而

反瓦王今齊侯雖在夷儀郭書何妨別登元帥戎事上丁

同服故逢丑父得與謀及侯易位郭書雖為元帥車眾之

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非故以為

帥謂東郭書劉據此也郭書以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

為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伐齊師敗之獲軍五百乘事見哀齊侯致禚媚

杏於衛二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侯賞羆羆彌

羆彌辭曰有先公裘者臣從之哲憤而衣狸製

哲白也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哲星歷反憤音策又入

音責說文作羆音義同衣於既反羆力之反製音義

疏註哲至裘也。止我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美云揚且

之哲哲是面白之名故為白也說文云羆齒相值也言齒長

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狸製謂著狸皮也

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為裘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傳

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十一年傳言

陳成子衣製杖戈又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

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寒暑常節約之

賜子

賜賜也。賜音況。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與我若賓主相讓衣俱進退

乃賞穆卒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

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令常不共役事。○正義曰一人得之令力呈反共音恭

疏 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

役事服夏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為齊有故齊得優其偽役也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衛後乃屬齊自齊而伐夷儀其入晉竟深矣不必亦為齊有當時暫得之耳

乃得其尸公三禭之 也此

殯二加禭深禮厚之

疏 註後衣至厚之。○正義曰送死之禮衣服曰禭故以禭為衣也公三

之則明二時與衣自死至殯有襲與小斂大斂也殯三加衣也無存舊是賤人蓋初以土服次大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犀軒是知車明二禭終以御服

與之犀軒與直蓋 犀軒知車直蓋高蓋

疏 註犀軒至高蓋。○正義曰說文云軒曲柄也謂軒車有蓋也也下云齊侯大夫之軒邪意茲乘軒意茲非知也傳無

曹制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御車者言以貴者宜賈之也魚軒以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考工記車人為蓋不言有曲此

而先 云直蓋或時有曲直故云直蓋也向蓋亦謂更蓋也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挽

音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傳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傳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傳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傳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傳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傳

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六

定公十年
盡十五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
侵齊之怨

○夏公

會齊侯于夾谷

平故。夾古洽反。又古協反。二傳作頰谷古木反。

公至自

夾谷

無傳。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

田。鄆音運。謹火官反。汶音問。相息亮反。

疏

註三邑至魯田。正義曰傳言孔丘使茲无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

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為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土地名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則汶水發源東北而西南流也。水北曰陽。此三邑皆在汶水北。近齊。齊因陽虎出奔取為己。有今服義而歸魯也。僖元年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失其采邑。則此汶陽之田當為季氏采地。今復有此三邑者。汶水之北皆名汶

公

季

友

汶

陽

陽其地多矣。孟季氏私邑之外，別有此田也。龜山名也。叔山北曰陰田，在龜山北，其邑即以龜陰為名，故云二邑。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孫氏邑。音后字林下溝反。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宋公子地出奔陳。

于安甫。無傳安。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

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

自魯出奔是辰之罪也。釋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示國，被大惡以成叛逆，故以首惡稱弟。是言稱弟示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辰素率仲佗石彊，故云首惡也。若不為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朱華以向寧率定出奔楚，不須暨字以間之。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

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相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疏：正義曰：襄六年齊

侯滅萊，萊東萊黃勝是也。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

裔夷之俘，言是遠夷囚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

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

得伺間。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來，以兵擊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好呼報反下同

裔以制反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俘方夫反

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將盟

告神紀之為不善。疏裔不至辭華。正義曰夏也中國夏戶雅反偪彼力反疏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

謂之華華夏一也乘是東夷其地又遠裔不謀夏言諸夏近而乘地遠夷不亂華言乘是夷而魯是華二句其言大同各

令文相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愆去連反遽其據反辟婢亦反又音避注同去起呂反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竟音境乘繩證反詛側

反據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无還魯大夫還音旋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

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略不書。共音恭注同要一遙反疏註須齊至不

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汶陽之

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

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魯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田以其齊命孔丘

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為相當矣於魯不為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丘不應唯令

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其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為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為有

罪矣向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為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略不書釋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

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疆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

國微臣共終盟事故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於黑壤之辱為負仲丘也齊侯將享公孔

也舊說同於黑壤之辱為負仲丘也

立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

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犧許宜

反又息河注犧象至磬也。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春

再獻用內象尊鄭眾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

皇既謀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

牛象之形王肖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

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土負尊古

器或當然也周禮六司樂云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

立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祀矣成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立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祀矣

祭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尊

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

於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

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僖二十八年晉侯

禮也若其不具用純禘也純穀不成者禘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

若科釋。科音韻字林音此又必履反禘皮音反用純禘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盍戶臘反下同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其倒者次魯事

義曰八年陽虎入于謹陽閔以叛九年伐陽閔陽虎奔齊其

時虎以謹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為齊所取至今始歸之歸

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晉趙鞅圍

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初衛侯伐

邶鄆午於寒氏邶鄆廣平縣也午晉邶鄆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北隅城其西北而守之正義曰築城於其西燔子潛反疏北之地而守之也本或北下有隅昭二十

五年傳晉西北隅以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涉彼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

及晉圍衛午以

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

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鬪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

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日門焉步左

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徒如立本不動以示整佗徒何反

疏以徒至如植正義曰涉佗以徒七十人日

定十

皆至而立如植木然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日人討衛之

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

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

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詩得與人等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鄆風遄速也

○遄市專反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藐音貌又亡小反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

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食亦反下及注同公南為馬

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

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圍人吾以劍過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五居偽

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疏

註為為至授之。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刀劍

刀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云云穎鑲也

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刀劍當以鋒刃自鄉而

授其鑲今固人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

而殺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通

吳王亦用劍刺之。向許亮反疏使如之。正義曰言使

亦作嚮阿呼多反刺七亦反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疏

註犯以至書圍。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注云不書

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此侯犯以邱叛不

書者亦為不告廟畧家臣也不書叛而書圍與動大衆以圍

告廟故書圍也然則九年伐陽關討虎陽亦應書而不書者

蓋師少不告武叔懿子圍邱弗克秋二子及齊

廟故不書

師復圍邱弗克叔孫謂邱工師駟赤工師掌工

復扶曰邱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又反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

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疏註揚水至有命。正

在揚水卒章本或作揚之水卒章疏義曰唐詩揚之水刺

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盪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

歸沃焉其二章云揚之水白石鄰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註云間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云叔孫稽首

謝其受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

已命不可矣无所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邱人為之宣言於

邱中諛為齊使言也。使所更反注曰侯犯將以邱

同為之于偽反下注為齊同

定下

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

凶一音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始同子不如

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紆焉何

必此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无異勝齊人欲以此

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

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

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

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郕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馬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每出一門郕人

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

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

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

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宋公子地嬖濊富獵地宋景公

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也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也

定十

舍人注云馬鬣也鬣子工一反疏朱其尾鬣○正義曰爾地怒使其

徒扶矐而奪之矐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

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矐

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扶勅乙反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竟音

注猶為同廷求往一反又古况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

反○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

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

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屬音燭對曰非

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也以借為也○屬

反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

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惡烏路反

十一年傳注皆同音如字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地例在前年疏註蕭宋邑

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

相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

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

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

還如鄭泣盟

還叔詣曾孫○還音旋還叔詣曾孫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也

疏

又註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

還為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轉寫誤耳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

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

向魘故也

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一年春薛伯定卒

無傳四年

疏

計四年

正義曰定以昭三十二年即位其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經無明文故不數

夏葬薛襄

公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毀也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墮許規

定十一年

反注及下傳同壞音怪又戶怪反

疏

註墮毀至其城○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十年侯

犯以邱叛一年再圍而不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為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以是故毀壞

其城憲其拒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

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轉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為是故不禁也釋例曰

三都疆盛以奪二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帥師登臺僅不皆克直隨事而書以示二家之

疆無義例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孟繫子○彊苦侯反繫陟立反

疏

孟孟繫子○正義曰出族譜云孟繫無子靈公以其子彊為之後也為後則為其子故云孟繫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繫字公孟故即以公孟為氏劉炫

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彊即以族告

○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

音必

○秋大雩

無傳書過

○冬十月

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無傳結

○十有一月

大司升八

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

二月八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公至自圍成無傳○十有

出入皆告廟○**疏**註國內至告廟○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為與動大眾皆告廟也

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眾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子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還滑

羅殿羅衛大夫○滑于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

行列之後○竟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

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疏**

與其至無勇○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為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為嚴猛寧為無勇示弱誘之

使曹人不憚○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將墮三都三都

以為後圖○**定十二**

費邠成也疆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邠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也輒不狃

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下臺仲尼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句音劬頎音祈○**疏**註仲尼時為司寇○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會于夾心

時已為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竟

偽不知佯不知○障之尚反又音章子偽不知我將不

隊友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

比蒲無傳夏鬼非時○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冬晉荀寅

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如字晉

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疆猶列國○疏註韓魏至列國○正義曰

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傳稱韓魏以趙氏為請故趙鞅得稱歸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

韓魏之疆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之疆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

定十三

之所能制也○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無道

傳十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垂葭

改名耶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耶亭○耶古閔反○疏註垂葭至耶亭○正義曰釋

實明之許迂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之比

是也則是先各耶氏後各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耶氏者杜

意以為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耶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

違刈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為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

名若如刘言案許迂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

葭實耶氏經書垂葭許迂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

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

夾谷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刘不細尋經傳以規杜

過非也意茲齊大夫○邴銳師伐河內今河內不可邴

意茲曰可彼命反又音丙○邴今河內銳師伐河內今河內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傳張恣反又絳不直專反注同數所主反

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

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

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乘繩。盜反下同。與之宴而駕

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

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車攝代衛車。廣古曠反。必利反。乃介而與

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介音

界輕遣齊侯至乃止。正義曰齊侯輕脫欲得與衛侯

政反同乘先與之宴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諒於廣

車之上而載甲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

侯曰比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已車攝

代衛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

或告無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五只舍

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

略反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而實其諸晉陽

鄆邯鄲親。為于偽反注同一音如字。而實其諸晉陽

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

衛與邯鄲好不絕實之或反好呼報反。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

歸衛趙鞅不察其謀謂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

從才用反說他活反注同。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

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疏

註午趙至宗親。正義曰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也衰生盾

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為趙氏夙孫穿穿生旃

彌生勝勝生午其家為耿氏計衰至煥夙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絕祀故使邯鄲人

更立午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夏六

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荀寅疏註婿父

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為婿婿之父為姻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而相與睦故不

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

之安于趙疏董安于正義曰史記云安于性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

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君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

定上三

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

臯夷范氏側室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

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

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疏文子欲以為卿正義曰既

惡如字又烏路反下同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此乃始得立言此者明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

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

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

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

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二如字又息暫反折之設反眩古弘反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二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歸趙鞅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襄亂○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

定十三

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史鮪

音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

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

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難乃且反下注同

成也驕其下乎成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

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與禍難解息

漢反與音預注同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

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

路反去起呂反朝如字疏註靈公至之徒○正義曰傳於明年始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

九

黨社已云宋朝之徒者盡公之召宋朝又在 夫人懇之

前矣明年為宋人歌而發端非明年始召之

曰戌將為亂為明年戌來奔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

宋陽趙駭孫書名者親寫 不親仁。駭孫滅反。 疏註陽趙駭孫。正義曰案

生趙陽兼即駭孫也。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

亦黨公叔戌皆惡之。作吐何反。五月於越敗吳子

推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

未陳直觀也推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推音醉依說文從

反下同。疏注於越至書敗。正義曰於越即越也夷言

攜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吳者越使罪人詐吳亂

定十四

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推李之患吳之整以 吳

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其權詐也 子先卒未同盟而 公會

北有牽城。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泚

泚曹也。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無傳石尚天子之

社之肉盛以脰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疏 註石尚至共福

弟之國與之共福。脰市軫反盛音成。疏正義曰杜以天

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尚必是士矣但不知為是上士為

是中士故注直云士目必非下士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

大夫書字示上中士稱名則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三

命大夫四命大夫既四命則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上下

三命中士再命卜士一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

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

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

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

天子上下士中士稱名也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周之

大事在祀與戎禮有執燔戎有受服先儒及社緣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服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服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衛出

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衛公子孟彊出奔

鄭彊書各與蒯。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

大蒐于比蒲音毗。邾子來會公

無傳會公于比蒲來疏。註會公至曰會。正義曰莊二十

就遇數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城莒

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疏註公叛至

義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

行氏知為叛晉之故懼而成此二邑也無冬闕文自是常事

定十四

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無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

奔宋成來奔終史魚。梁貜父惡董安于謂知

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

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

告於趙孟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

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惡烏路反。知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

將焉用生人誰不死五晷死莫矣乃縊而死趙

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子孟盟知伯荀躒

反莫音暮疏安于則至而死。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

謀國人聞之梁嬰父忌其知謀恐趙氏疆盛假此事而後

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疏祀安于於廟。正義

於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名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丞

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直蒸

亦如此也頓子牂欲事晉昔楚而絕陳好二

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

來奔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子勾

定十四

踐衝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冉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

取之而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行戶

同又之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不

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

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

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剄古頂闔廬傷將指取

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還卒於陘去檇

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

夫音扶廷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

本又作廷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後二年哀元年。唯。推矣反。舊以水反。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

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脾婢支反。謀救范中行

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折成鮒小王挑甲率狄師以襲

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鮒音附。挑如字。本又作姚。戰于絳中不克而

還士鮒奔周小王挑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

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

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在宋呼之。為于偽反。會于洮天子崩

曠獻于野齊過宋野。曠曠。衛靈公。天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女孟音綴

定十四

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豬喻宋朝艾老也。婁力侯反。字。林作。力付反。猶張魚反。盍戶臘反。艾五蓋反。老也。字林作。綴音艾。三毛聚居。疏。會于至艾綴。正義曰。此會于洮還

者綴音加。牡豕也。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為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

過宋野已。隔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特天子崩曠獻。孟子齊過宋野而被讒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為義。言衛侯

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言為召宋朝為此會。也。然則宋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為會。方

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註婁豬至老也。正義曰。釋獸云。

豕子豬。牡豕者謂之犯。則綴是豬之牡。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為求子之豬。相傳為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為老也。天子羞之謂戲陽

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太子家臣。戲許宜反。疏。少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君為大君。夫人為小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

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天子天子二顧速

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天子天子二顧速

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天子天子二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已曰刺曠

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其

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

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

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

在良反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

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信義可信言不必信言

奇音奇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

於潞獲籍秦高彊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潞音路父音甫又

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定十四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麋鼠食

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卒死重也改卜禮也。麋音方。麋昌慮反疏

麋鼠食郊牛。正義曰爾雅云色黑而小有毒公羊以為為不言其所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

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露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不果抄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疏註諸侯奔喪非

禮。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秋

七月壬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

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有疏兩不克葬。正義曰殺梁以為葬不

為兩止禮也兩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非左氏意。辛巳葬定

妣。正義曰公羊傳云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

則廟朝則書葬公羊此意以為定妣是妾哀公之母以哀公

為君未踰年故書其卒葬耳左氏以定妣實是夫人但禮不

備不成喪是哀母以不傳無明說。註辛巳至無月。正義

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更

一周則六十二日月有一大一小十月。冬城漆邾庶其

已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無月也。冬城漆邾庶其

定十五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

子執玉高其容仰玉朝者之公受玉卑其容俯贊。贊音

至疏註玉朝者之贊。正義曰曲禮云凡摯天子鬯天子

贊也周禮曲瑞云公執相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玉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

執玉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

以能久嘉事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

疾君為王其先下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知子益

下皆。吳之入楚也。在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

胡者也。俘取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行亡

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

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者知之難者子

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中丁仲反注同。鄭罕達敗

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蕞之子老丘宋也宋公子地奔鄭

二年。蕞才何反為。齊侯衛侯次于濰掣謀救

宋也。居反又女加反。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

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一者皆

定十五

註同至夫人。正義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

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

於妾祖姑君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

人之禮二者皆關故不曰夫人薨二者課行一事則得稱夫

人故此以不赴兼又葬定公兩不克襄事禮也。襄

也。兩不成事若及及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於此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疏。公未至書葬

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疏。正義曰傳百

言不成喪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之號不稱小君

與不稱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即不赴不祔是也。由

不赴不祔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妣實是夫

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

以罪臣子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冬城漆書

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疏。冬城一全

正義曰書城漆者書其城不以時所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

矣。故傳辨之云不時告也。城實非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六

